者人所驅使者也其猶之不若也者亦犬彘埒耳不足責也独柰何氣燄赫奕者徒悅其今日之能歡揻也容之以惟幄若夷王之衣以番帛焉者厚之以飩廩若夷王之飼以加券焉者寵之以事權若夷王之置於奕塏華搆焉者謂之何哉不思厮券之性不常馴吾人之勢不常有倘一旦不幸而吾之氣燄脩然熄焉安知今日所得之膏腴所得之壯目所得之珍玩不為厮券異日擇王之資乎吾重惜敦詩書明礼義者夷王其心而其見反出猶之下也悲夫

纂刻醒睡編卷之五

纂刻醒睡編卷之六

晉陵紫薇垣散人葉子穀氏纂

銘類

座右銘

名不可護〻則終短長不可矜〻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〻好方用誨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撝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參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臧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為善則遊君子之域為惡必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

致儆刻盤盂而過防豈若常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竹夫人銘

嬌奴〻〻生長林泉族譜竹氏支分派連歸於我家姻好新聯親封夫人名不虛傳汝有婦德雖曲而全汝有婦節雖柔而堅心虛而淡体靜而專默以取容直以取憐而勿負寵而勿爭妍惟溫惟良宜方宜圓不衣不食非凡非仙洞〻屬〻輕〻便〻麾之即去招之即前青奴謝曰幸嬪大賓獲侍帷房曷敢不虔凡在足下一聽轉旋碩毋爾思其寢安誠傾保宿夜其年如天在於臘月湯婆責焉妾告歸休惟時使然冷煖自知炎涼自知新者勿喜舊者勿捐妾當終身不離於左右而將終身焉

書燈銘

武子聚螢孫康映雪〻固易消螢亦易滅惟茲銀釭不疚其光黃簾綠幕永夜煌〻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或不勤負茲燈火

書榻銘

鷄鳴而起舜德日新坐以待旦周公克勤仲尼好學終夜不寢凡厥聖人未嘗安枕宰予晝寢朽木不雕糞墻不汚余作此銘庸敬毋怠聖人我師宰予是戒

真率齋銘

吾齋之中不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叙真率為約簡素為具有酒且酌無酒則止清茶一啜好香一炷

間談古今靜玩山水勿言是非勿論官府行立坐臥忘形適意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契之交如斯而已羅列鯉膻周旋置備俯仰奔趨揖讓拜跪內非真誠外徒矯偽一関利害反目相覷此世俗友吾當併去

列女銘

岳王女聞父被收負銀瓶投井死後人題曰孝娥井因銘云天柱脆日為月禍忠烈姦檜栢叫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篇類

開惑篇

宣明子謂弟子曰士宦之大惑有三細民之大惑有一弟子曰請問三惑曰三惑者貪為之也一曰以鑑士相貌二曰以星家議命三曰以堪輿測地理夫相荀子亦非之詳矣如曰仲尼面如蒙倛周公身如斷菑皐陶色如削瓜関夭面無見膚傅說身如植鰭伊尹面如鬚麋皆不害為至人廼桀紂長巨好美天下之傑也筋力勁越百人之傑也而身死国亡為天下僇則貌之不足憑也命呂才論之確矣如曰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則命之不足憑也地理吳起言之當矣如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桀左河濟右泰華伊

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紂左孟門右太行嶠在其北太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則地險不足憑也故此三者出於賢聖之口猶未可遽信矧今之術此者率皆乞丐之流而士宦卒不免為之惑者何也貧則思富富則思貴貴則思壽富貴壽得矣又思以遺其子孫故後後焉從若人謀之而不知其惑於貪也故愚以為与其相貌不若相心與議命不若議德與其規風水之蔭不若培清白之声於是弟子逡巡避席曰唯請問二惑曰二惑者愚為之也一曰過信巫以祈疾二曰媚事佛以干福夫人之有疾不過暑寒燥温辛甘之不調此良医之事於巫何干而小人不知也昔扁鵲得罪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之其家謀治之病者之父棄而不用迺使靈巫求福而病者已死今世人之不為衛父者寡矣則惑之甚者也語曰福善禍淫故禍福靡常惟人所感佛雖慈悲[illegible]亦須以善格之不在供養靡文間也廼小人不顧逆順競為諂瀆如大奸大盜且有陟普陀綿竹之門而希長生裕後福者嗚呼達於理者固如是乎於是弟子聞空明子言僉曰士宦惑於貪矣細民惑於愚矣舉世皆濁我獨清舉世皆醉我獨醒夫子之謂乎

懐俗篇

伯高問於林丘先生曰士大夫之子孫承藉先業宜易永世乃

有一傳再傳即流為丐為隸為僕夫盜賊者此何以故林丘先生曰此士大夫自為之也語曰納棄妻而論前匹之惡買僕隸而毀故主之暴則庸人咸不平之重傷類也故君子同宦於鄉家声相倚意氣相期當視人之子孫若已之子孫如某先生作矣其子或不肖則委曲訓諭之或幸其稍能樹立而不免訟獄之侵者則相与盡力維持之一宅可居曰此故人某〻所建也一田可耕曰此故人某〻所制也一園池竹木之勝可娛曰此故人某〻所朝夕而釣遊者也於是遍相顧諟務俾確守勿令廢墜則世澤自永矣今之士大夫則不然面如膠漆皆同矛盾一聞某先生之子不肖則俛首捧心而喜一聞某先生報訃則多方廉其田宅園池而爭取之甚至乘机下石一又不售令之貢免者竟不顧他人伺側又有幸其死而謀得其子孫者矣故士大夫之子孫流為不肖也士大夫自为之也昔者杜牧賦阿房曰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此之謂也空明子聞林丘先生言往拜曰先生所論伯高者盍書一通置縉紳座隅

好諛篇

司成公居縉紳性嗜人諛人有諛其前令之喜悅者輒不惜厚遺去令貧者立富故吳中甘言善柔之士咸踵門焉太太子聞而往見之司成公曰子何來曰來諛先生司成公笑曰奚諛太

然子曰不穀有短喻載於心久矣不告於人願以聞於先生先生幸降心焉東皋之女名曰踵嫫春頭雙足充髮駢指靡育室之者有丐者拂拭短褐詣而請曰卿容色光麗不下南威奚室之寡也踵嫫不聞人之美也驟得丐者諛因喜而字焉華山之盜名曰鑠金剽掠快志呼盧自適廼命徒卒入前為壽而問曰若願方我為何如人徒卒曰願齊方跖蹻鑠金曰跖蹻何人廼以方我曰昔者柳下跖聚徒九千侵暴諸侯橫行四海莊蹻殺人齊郊白晝攫金衆莫敢視二子皆吾黨之雄也故方將軍夫踵嫫喜丐者之諛而不知諛者之丐也鑠金命徒獻諛而不知諛之以盜跖也今先生誦師孔顏佩服仁義廼丐徒盈門諂諛日進是踵嫫鑠金之復出也竊為先生恥焉司成公聞之流汗沾背曰如子言辱我多矣太然子曰先生以我言為辱必以彼言為榮是先生好諛未忘也予勿重言

干寇篇

吳之瘍醫曰干寇氏者性嗜奔競遇貴人輒盤辟傴僂曲呈媚志時人鄙為蚯蚓一日會相国公介壽干寇氏齊宿晨起拜賀相国曰无辱尔拜无勞我形干寇氏不敢逆命百叩首出血時相国車馬門盈圭辟遊突決相国乃喻干寇氏曰若為我送迎諸貴人少選當与若浮觴作壽飲也干寇氏既承相国命且得侍諸貴人因竭所為盤辟傴僂之志逮貴人盡而干寇氏形力

備矣相国乃聚同姓暨星相狎客輩为壽飲觴于宠氏曰若春秋高矣且吾壽而若劳觴當首若于宠氏脅謟承首觴媚气復振酒三行于宠氏執爵跪進曰願歌南山以壽相國〻〻命浮太白酢于宠氏會庖人進肥羊相国曰羊糕美酒可稱獲得若为我畢飲食之于宠氏乃強为善飲食状數箸而盡相国方罢官无事得于宠氏曲媚亦喜動顏色命更浮白進饌于宠氏又歌零路天保为壽如是者數四時相国奴隷十輩亦皆争鄙于宠氏也所斟酒輙入水醋乳其味于宠氏亦不敢言於相国第唯〻以得飲为幸而已比歸方以醉飽驕苦妻妾去腸胃不勝酸辛作苦又不忍哇吐相国酒食坐病三日三夜不休幾至臨

本于宠氏有子甚敏慧睹而嘆曰吾父之行醜矣死何足惜也

志徵篇

善人之子為兇是誠不肖子也兇人之子為忠是廼肖子也今人不論父之善惡而於子之不資者槩目之為不肖子謬甚矣越有争民氏者憑藉赫奕恣為虎狼小民有田宅子女為所睹聞者必多方計陷而奪取之一夕出遊郊外見一淑女頗麗即艤舟其門治酒徊客因故以女家為主人具菲礼壽焉无何令辯士一二為媒強娶之女知不能堪遂自到又一夕步遊廻塘見一民家累石為園竹卉雜植環而田者數畝有老人曳杖其間怡如也争民氏孰視曰此居頗勝因廉其老以歸賄盜陷窩

客令辯士告其老曰能以園池來貢計可立脫老人遂如其命如此事類不可盡述其他刀錐錙銖之利必握籌而筭靡有遺焉平居親戚故舊雖假貸一文亦不與也自此起家至數十万呼錢僻而已而生子好施氏性不肖善行專與酒傅之徒任日欲恣其荒淫狼藉而惟恐不及也見父田宅有枕於豪宦者輒立券賤貨之因書券曰俟父天年任君為業爭民氏知之而不能禁也或謂好施氏曰若父為爭民而子好施無乃非父意乎好施氏曰父為爭民而子不好施則天理滅絕矣衆皆異其言空明子獨斂容而謝之曰此再來人也可稱肖子矣

新刻醒睡編卷之六終